



上图：三峡库区“白帝城遗址”考古证实自南宋就筑城把守。

真伪其实并不精通；另一方面，作为文物的第一经手人，瓜田李下，避嫌是题中应有之义。”

中国考古也要国际化？

考古没有门槛，但如果色弱色盲，可能就无缘这个工作了。原因无他，想象一下在一堆黄土里找到普通土与文物土的区别，没有点火眼金睛的辨别能力，怎么揽这个瓷器活儿？要知道，古代人类活动都依托于地面，不同性质的活动会导致地面被不同程度地使用，最终反映到土地上就是土质、土色的细微差别。对土质、土色的细微判断需要大量的经验积累，通过剖面来判断遗迹现象是考古学家一生都不断修习的课程。

这种对于田野技术的重视，是中国考古从业者在世界考古学界的一大优势和特色。潘碧华向《新民

周刊》介绍，中国的田野技术比西方强得多，跟中国的遗址的特点是有关系的。“因为欧洲的遗址一般都是石头建筑，但中国是以土遗址为主。相当于就是从土里找土，比如我们发掘车马坑遗址，木质马车埋藏地下都化成灰了，你要从土里把灰剔出来，再在灰的基础上还原当时的造型。一开始老外都不相信，觉得是我们造假，直到他们来中国，我们手把手做给他们看。”

当然，国外的科技考古对国内的考古研究影响也很大，“在国家的支持下，我们在科技考古上与国外的差距也在不断缩小。”技术与发达国家的鸿沟正在慢慢追平，但潘碧华直言，国内考古界的视野还是不够广阔。“如果了解一下欧美院校的考古学课程表，你会发现他们的考古是全球视野，比如地中海考古、南美考古、东南亚考古等。中国考古界主要关注的还是中国的材料、中国的历史。诚然，中国的

考古资料已经足够多，我们研究不过来了，但本身这方面的研究人才缺乏，也是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——很多学生出国留学，虽然学习了国外的考古研究理论和方法，但研究对象依然是中国的。”不过，这样的现象随着“一带一路”倡议的深入人心有所改变，围绕着“陆上丝绸之路”和“海上丝绸之路”的跨国考古活动，给了中国考古学界一个扩大视野的契机。

“人类对于自己的过去总是充满好奇的，过去的我们成就了现在的我们，还会影响将来的我们。随着考古活动的进行，我们发现了更多的文化遗产，文物的出土加深了我们对自身的认识，对自身文化的自信程度，而许多文化遗产被发掘后建成了遗址公园，又为老百姓提供了休闲娱乐的场地。”在潘碧华看来，考古学不仅是一门脚踏实地的学科，也是一门仰望星空、探索未来的学科。☒